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八

五至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郭祚職

謄錄監生_臣李璜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五

宋 陸游 撰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
件銀祇率典章獲參包篚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
琛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
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於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
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
不試而與尤為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
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又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
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為異恩揣分量材實

難忝冒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螻
螳至微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
不自列強顏冒寵獲罪愈大益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
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
也重念某一介疎賤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
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
之勞則於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偏異姓封王偏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祿山

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寔以為
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
外家雖實有勲勞毋得輒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
司永為甲令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於外既銜專命又
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有必致如
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成効而擾害之事已
饜滿聞聽則此事害多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

失國體言之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聖慮昔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危哉此事乞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令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

終必為害若朝廷或有大事勢須遣使即乞於廷臣
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使不啟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
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
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
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
事遂為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
傳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

太尉而領閣門事者閣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
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為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
之例加訂正著為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覲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見陛下
撫恤百姓欲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
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
乎若猶未也旦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
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

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為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

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為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益有滅人之族者矣益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奸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

之法杖背當時必以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奸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為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陛下仁心惻怛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奸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有無

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疎賤敢昧死有請
夫宦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
何罪橫羅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
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
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為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員
已倍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陛
下愛人恤物蕃育羣生之意也臣伏覩太祖皇帝開
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仁
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侍省權罷進養子三
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且方今聖政
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諸
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宮掃除之職而已顧久
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
知其不可也伏惟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飢饉迫於寒餓嘯聚

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
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
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思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
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
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
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
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
經妖像至於刻板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

為按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以祭祖考為引鬼永
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
燒乳香則乳香為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為之貴更相
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為寒心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
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
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
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

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為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為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

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

停

謂於法不該收敘及未該收敘者

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

告諸州縣收敘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為奸胥猾吏之所

屈抑中懷冤憤訴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
許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塾小民何由
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
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答四
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
人冒役便可拮擄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
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為政者莫不嚴於馭吏
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無見今諸處冒役吏人

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情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奏為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情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

憚天下幸甚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准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
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曾黯克
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

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准告命授臣
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醲
人微恩重而沉臣遭逢頗異涉厯寢深四朝嘗綴於廷
紳八十更持於從索惟寵光之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
控愚衷冀回鴻造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

備承尚書吏部符准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
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為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
見任藩郡及宮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准都省劄
子照得寶謨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
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
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
貫議論開敏以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
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祿今

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朝廷稍加識拔足以為靜退之
勸抑躁競之風於聖時不為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

責罰

渭南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六

宋 陸游 撰

謝解啟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
不益慚伏念某行已迂疎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
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為一
壑之謀比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

難除內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
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言之進昌歎於玉食
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怪而見珍故雖撲而不廢恭惟某
官行為世表經為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
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
雕蟲之積弊疑草莽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
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
為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
聞靜退自消爭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某官
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鬱為諸儒之領袖高文
擅世坐還兩漢之風流蚤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
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
直無矯枉之過為善無近名之嫌厯考平生追配古人
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此由真館之宴閑

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汎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戶
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為之太息舉朝仰其高
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
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
方成悵又違於師範郡齋猶冷冀浚衛於生經

賀曾祕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
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為中外之榮觀非復門

闌之私慶竊嘗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
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
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
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
近歲頓異前規老吏亦驚茲豈膏梁之地遺編何罪至
遭鋒鏑之腥廷範之汙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
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某官文
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

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
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顧
肯復求於外物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昨
者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
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若無意於斯世迫功名之不
赦凜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之遊行即几杖廟堂
之上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載從
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歎然謂未究大賢之
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某官躬真獨簡
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
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
守經益絕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於上心自
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
迫人恐不免耳迨法宮之決事付使郡以優賢曾未踰

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
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
策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
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
子之具陳冒瀆之深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
望所歸九遷猶以為緩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之符

凡有識知誰不驩喜竊考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
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
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一昨
多難寢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筭常僅同虛
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
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
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
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

秦之古人早並遊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凜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厯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慚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勲貴斂衽畏

楊綰之清朝埜洗心化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帛肖形
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為稱某頃陶善誘嘗辱異知
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
者尚夢寐之不忘逖聞綸緋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懷
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已上方詢事而考言
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

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措紳頌
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為生賢佐若時
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
之才排擯斥疎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難以勵其志
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傳
高卧晚為江表之宗臣勲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
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
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

膠漆之時發奸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
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
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
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頰仰無媿進退
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
幾見思已浚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
機之虛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
不肖窮薄多竒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

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益出執鞭之慕
仰祈闔量曲貸嚴誅

會福州察推啓

識面卜鄰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
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
照人清言絕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
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
驛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

柱後之惠文高東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
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
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甚難而
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為憂然
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
而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

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心潛百聖學貫羣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偽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眷既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塲屋之虛聲敢俟明

公勲業之成勉繼與人歌頌之作不足為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搢紳相慶郵傳所
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廟社無疆之福恭惟
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
下之動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
事而喜愠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
年有成九功惟敘方當詔令之誕布孰測謀謨之所從

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於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婣嬰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猶震風凌雨

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
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勲正席辯章之任守文
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
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
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道衣食之憂猶能
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
民窮達皆出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收置鈞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鉛槧仍俾効其寸長神
觀頓還塵埃一洗欲敘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
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
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
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
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
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
侵尋末路邂逅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

世浮沈之後既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宜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益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勲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內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閒而多病故為滯俗吏之
塵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汙清流之未繫禁近吹噓之
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仰以思愧懇交至伏念某讀書
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
雖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孱輒妄希於骨鯁仕由資蔭
乃深惡於膏粱坐此湮阨而莫收未忍依違而少貶比
遊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闕麗

不勝慕鄉求備使令門牆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疎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繇乃遽叨於斯遇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益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

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
脫俗吏簿領之煩曲從疎野之性儻非恩舊每賜揄揚
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
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
本懦弱輒妄希於骨鯁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粱衆惡
所叢孤生餘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嘗辱遇於宗師徒

竊虛聲莫疇真賞一斥遂甘於蹭蹬殘年絕望於騫騰
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
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
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蒙甄錄此蓋伏遇某官養氣以
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
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
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羸稱於門牆惟益堅於
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渭南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七

宋 陸游 撰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輸尺寸之長永
言卵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
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
家世之不為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

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
食有鼃蛇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
計飢寒之迫毀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
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
而濯清風披泉局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
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茲益伏遇某
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
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為聖主之報廣

則或至於雜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汙題品然而
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卒
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
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
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
重如山感激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

者流肆於秦漢之際以吏為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為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懵甚亦在數中茲益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

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於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永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

江東唐莫追於貞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
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
散缺不全之經凜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闕加之博
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
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
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
然而方時多故為計實難夷狄鳴張肆猖狂不遜之語
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

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強弱尚殊踴躍請行士氣
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曷慰后來之望關國復
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
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慙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
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

遊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歛乃
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鵷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
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振備樞
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
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
流念燕雀無容亦何傷於大廈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
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
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

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甚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
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紓悲於
山顛水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為衣
食之謀投擲無緣強顏可笑橘踰淮而為枳竊自慨然
泥出井而為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綴鵷鸞筆研重

尋氛埃一洗茲益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
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
本無待於細流念燕雀無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
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
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圖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
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啟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莫拜丙科之寵感

涖涕隕魄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
進身之始又惡多岐故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
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絃
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
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
或議厥繇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奇學迂
疎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
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茲益

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目之羅蓋非
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
以風四方不恣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
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聖君所行即
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敘私情
之謝

富人賀賜第啟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

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
疎識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既憎糠播之偶前復
惡瓦注之輒巧訟劉蕢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
名幾成奇禍敗期未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莫拜
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婉卿雲槐花黃
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
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
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
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
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
己之仁早際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
人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
之親臨元黃之筐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浮膺於徽數
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

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
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
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宁虛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
聞出綽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
主之宜勲名之益大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
一二於絃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賞

緣仰偉度之無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駕鷺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邱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傲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宏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疎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

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
使擅於北固猶煩道德之威某竊覲須臾欽承約束快
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畲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
修候問之恭已拜緘滕之賜情文甚寵感愧無深伏惟
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綠沈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緩
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顛顚

之餘獲厠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閑冀加衛於寢
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
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
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名
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
然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閑冀

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畚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
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甚官華國
英才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
於江湖顛顚之人賣劍買牛念即歸於農畝棄車戴笠
尚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於廟朝而施利澤雖尚鬱
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寔隆於睿眷傳聞之始
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閣議兩朝之
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
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為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
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終排擯斥疎而
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啟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
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

之餘疾厲相熏流逋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
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
握節遽行益將訪災沴之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
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
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牆寢疎牋牘摠衣函丈每懷
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卽下望塵之拜其為欣抃未易數
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洊畀左符協於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
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恭惟某官襟量恢闊文辭卓偉
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
屬邊烽之靜力辭宮綸之嚴雖北闕之書至於屢上然
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
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奸之膽某自欣末路得
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
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好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
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忤
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
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
嫌遂再汙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慙惶恭惟某官道極
誠明器函康濟閱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
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

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
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重佇聞
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
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冊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
子洒掃應對則可敢晞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地易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
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

知器非遠用昨寢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
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
窮閭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
馬之羣實非能辨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
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
而不忤於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
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
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

湯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噓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
寬東溼之憂

渭南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八

宋 陸游 撰

會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明月之暗
投藏棄為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
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
觀萬里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溷子行聞桂籍之傳

欣佩兼懷敷宣罔既

畲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明月之暗
投藏弄為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
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
敵策勲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
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於顯擢其
為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
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
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
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慙儻少逭於飢
寒誓永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
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
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

為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
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實憲如孤雛
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其謹當收
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
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茹芝冀羸成於道術雖無以
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羣情交慶若用人

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
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
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
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
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為之遠畧思求人傑俾
代天工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不及堯舜
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共
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鉅

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牧則又卓爾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疎而莫置殆難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牆晚依幕府誨言狂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羣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
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
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
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
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
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
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

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難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羣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勲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覲茲時敢誓

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
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誦
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
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撲
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塗顛沛
駕馬空思於十駕沈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

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
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
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
無瓌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
已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
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
之動至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
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關中

姑訖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
謂迂疎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為期運筆颯
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
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
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已知慙
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

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淡兒
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
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
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
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
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駟不忍一夫之獨廢名來
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
如別駕實類閑官沉憚憚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

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
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
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
之嶮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
墟弔興廢之迹動心恁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紓悲
亦當勉見於言語儻麤傳於後世猶少畲於淡知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為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畊澆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廁迹於紳綏再歲京華每有鳬雁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為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託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汙於除吏茲益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

塗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幽人於豺虎亟正讒誣
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耨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弦誦
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
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
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
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

其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
迺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書浩歎每
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
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駕
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愁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
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
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
覘於光曜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

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
慶歷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
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宸前之薦
使走趨遠郡豈不為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
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
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
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並蓄而無

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
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縕偶緣羈宦獲託餘光別駕
治中已負曠瘵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疎方炎官
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與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缶交塗
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
力之同露益暴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
此益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
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瓚

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
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
如濡縻之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
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替病見謂散材偶
從諸老先生之遊竊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
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慙於大學一來楚硤再

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
有蟬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論驟及孤
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
魁磊議極崇畝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
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
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不遺某敢不強恕求仁質直
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
報

畚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
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
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
驤本結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
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沈湘西賡諭蜀顧臥龍之遺
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絕景政煩於
彈壓某久踈塵尾之誨喜聞鷁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

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畬衛司戶啓

彈冠巫峽早欽三語之賢振施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
文兩厚感忤兼深伏惟基官自立修名蚤收上第千人
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
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
之疎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為也儆君子其能乎願
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恭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

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
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畲交代楊通判啟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為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
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
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
宜問津於黃扉青鎖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
即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

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舩軻峨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
素敷教矣殫

與趙都大啓

淳被臺移攝陪幕辭方剡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
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為依歸
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收者十
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已硤旋客塞垣歲
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

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惻惻之安往復孳孳以此
來豈忘慙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
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
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遊刃以
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
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為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
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
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李璜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九

與成都張閣學啓

宋 陸游 撰

薄遊萬里最為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
攜挈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
解光陰晚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
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誰依為晏平仲執鞭既云素

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闌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獐方切於投林况依茂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頻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

英遊雖知遲算居草堂之補處尚竊光華

會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
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
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竒窮舉
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
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閭屬之招實過埜人之分方刻
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茲小憩此蓋伏

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倏倏浪迹之安歸假臆
疊餘談而僭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
哀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
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傲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
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而盛
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詒妙翰俾

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慙交集
敷叙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啟

恭審璽封綠底疏恩遙下於霄宸幙建碧油開府全臨
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託命
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
有尾應之勢儻事權之少削則脈絡之不通宜得股肱
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戎蠻亭幃騫

騰東帙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
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
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敏言崇議實為百世
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
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
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
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闕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
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况絲綸之

命適茲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申生不應風雲之會夢
帝賚弼而得說邁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
縛袴服弓刀之後雖恨迫於哀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
欣承於閒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啟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
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
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

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
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雞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
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太戒可
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閫之猶虛以計司而兼
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
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啟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
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玉闕翰海馳奏捷之音將
見博士議郎上策勲之典士心闔澤國勢尊安竊以當
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
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
傑誰復慶歷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
為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
式慰轅門之僕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

某官氣壓羣公才周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論如山嶽
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不妨一
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
之籌真儒為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
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
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
國十載於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賒於委骨猶復
覬於伸眉仰跂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勲業或能

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稽

賀葉樞密啟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為餘事
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析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
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
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
百蠻之理天地豈忍鱣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
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

屏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祐之威靈當一震於雷
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
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
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
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
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
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
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

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
之餘雖意氣推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飢寒感迫
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覲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啟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
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
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為薄命省桃源之昨夢
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

汚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後豈獨襮股染翰
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過某官學
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
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
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
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羣英但不稱之是
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
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賀葉丞相啟

恭審誕告大廷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
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為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巋然
某少從史氏之遊麤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
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於提封曾
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於君臣會遇
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

函魁碩論極崇鉉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
獨高康濟之功比邁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
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及堯舜期月
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
雁門之絕塞興值禮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
之餘威懾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偕遂古金泥增岱
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
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

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啟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為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

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闕造道深故能
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
長治之業已收效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
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
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難哉克終某十年獨荷
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
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為盛世之幸民

畲交代陳太丞啟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
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闕鳳儀
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起
然名勝初叱乘軺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寔階
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
於原塋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牆

與錢運使啟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

分已多置慙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為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疎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邦愛惜人材每因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富南劔守林少卿啟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惓惓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
分已踰置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宕文
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
來歸頽然遲暮進趨梗野占奏空疎宜居擯斥之科敢
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邪獨倡
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
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

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啟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
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竒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
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
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
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逾之敢望
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

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
末路某逃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
於亟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方

與本路郡守啟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
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
閣觀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其顛顛
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其茂朝望素

高俯憐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
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悠敢辭叱馭之行
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啟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已便私一宦獲從於所
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閭嘗
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牛李
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府之遊始

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
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會
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
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
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耻維持
國勢衰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
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
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

知非俗吏之所能為或麤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渭南文集卷九